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第〇一講

普力金剛上師講於大乘講堂

一九八九、八、十三

今天我會再講《心經》，有近的因緣和遠的因緣。遠的因緣是過去在三〇年前，我曾講過《心經》一部，那時講了兩年多。近的因緣是這一次去大陸前，我錄了六卷錄音帶，讓講堂的法務不會中途停止；我從大陸回來之後，大家發心想把《心經》整理出來，以為這樣可以方便流通。在我的立場來看，不免顯得太簡單了一點；所以我想重新再講一次《心經》，讓大家想要整理《心經注解》的人，可以得到圓滿的功德。

在沒有開講《心經》以前，我們先說《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的經題。現在電視上波爾茶做了很多的廣告，弄了一大堆什

麼波爸、波媽、波哥、波姐的怪廣告詞，簡直亂搞一通。我們知道，這個《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在中國存在的歷史已經很悠久了，它本身翻譯的歷史，有好幾種翻譯本，最早的是鳩摩羅什法師翻譯的，差不多是公元四百多年，它不叫做《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而是叫做《摩訶般若波羅蜜大明咒經》一卷。但是鳩摩羅什法師翻譯的《心經》並沒有像《金剛經》那麼流行，而當時《金剛經》比較流行，《阿彌陀經》也比較流行。同樣是鳩摩羅什法師翻譯的這兩部經比較流行，還有另一部《維摩詰經》也很流行。另外，鳩摩羅什法師翻譯的《心經》，叫做《摩訶般若波羅蜜大明咒經》，經前加個「摩訶般若」，我們以密宗梵文的發音來念，應讀作「ㄇㄧ ㄣ ㄣ」

發行者：財團法人
普力宏文教基金會
顧問：劉發泉
策劃：張榮珠
編輯：張現能
校對：洪秀蜜
電話：(02)27524519
(02)27400877
傳真：(02)27117139
地址：台北市復興南路
1段127號8樓A座
劃撥：19619626
戶名：財團法人
普力宏文教基金會

普力宏文教簡訊目次

起始頁數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第〇一講……

生活禪小品（力發老師蒐集整理）

一念心動鬼神知……	十三
木桶人生……	十四
母親給出的答案……	十五
無鰾的鯊魚……	十六
沒有原因的道歉……	十七
法無定法……	十八
為人犧牲的金絲雀與果蠅……	十九
酒色財氣……	十九
誌公塔……	二〇
遠離誘惑……	二一
饕餮與蝨蟻……	二二
觀世音菩薩廣大靈感故事之一……	二三



ㄅㄛ ㄇㄣˊ ㄉㄜˊ」。單單「摩訶般若」幾個字，它的意義就多得不的了，密宗加持的力量就大得不的了。日本也有《心經》的註解，叫做《心經秘鍵》，是日本真言宗祖師弘法大師著作的。因此，《心經》完整的名稱叫作《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第二種譯本是大唐玄奘三藏法師翻譯的，就是我們現在經常念誦的《心經》，也常稱作《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所以我們常誦念的《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是大唐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的。唐三藏翻譯了很多的佛教授論，但是最能夠流行於民間的就是這部《心經》。玄奘大師翻譯很多佛教授論，對中國佛學，尤其是法相唯識學最有貢獻。他到印度取經時，曾在印度那爛陀寺跟戒賢論師學習法相唯識。他去西天取經的目的，主要的就是學習法相唯識學。法相唯識宗在盛唐時曾廣泛流行，可惜的是，中國佛教經過「三武一宗滅佛」的災難之後，唯識宗的典籍幾乎沒有了，因此，就沒有人弘傳了。還好很多經典流傳到日本去，一直到民國初

年，由楊仁山老先生提倡研究佛學新的思想開始，才從日本取回來很多失傳的經論，如《成唯識論述記》等這些中國散失掉的法本，於是唯識學才又開始在中國流行起來。民國初年佛教成為兩個體系：一個是楊仁山老先生的弟子歐陽竟無的唯識體系，另外一個是出家弟子太虛大師的體系。

太虛大師和歐陽竟無兩個都是楊仁山老先生的弟子。但是因為太虛大師創辦佛學教育的心理，對佛教的僧才教育特別熱誠，所以他創辦了好幾個佛學院，有武昌佛學院、廈門南普陀佛學院、西北的巴利文佛學院、四川的漢藏教理院，因此他培養了不少中國有學識的出家法師，很成功地培養一大批僧才。楊仁山老先生所傳的在家學生裡面，最有學問的首推歐陽竟無先生；歐陽竟無傳下來的有北大哲學系教授梁漱溟先生，還有周叔迦先生。另外，直接或間接受到歐陽竟無影響的，像他的弟子熊十力先生；熊十力對《成唯識論》有批判性的說法，著有《新成唯識

論》、《體用論》等書。又熊十力的弟子有好幾個，像唐君毅，他是中國早年很有名的哲學系教授。又在臺灣受熊十力先生影響的教授有好幾個，像方東美教授、牟宗三教授，這些都直接或間接受到熊十力先生的影響。換句話說，對中國哲學思想的深遠影響，也是從楊仁山老先生創辦的支那內學院衍生下來的。

我研究法相唯識學，但我的基礎是先研究中國傳統佛法的天台宗、華嚴宗，以後我才去研究《成唯識論》。我受太虛大師的影響有一部分，因為我自己想研究《成唯識論》的時候，不得其門而入；從大陸來臺灣以後，親近慈航菩薩時，慈航菩薩給我一個開蒙，是對《成唯識論》的開蒙，以後我就自己對《成唯識論》展開深入的研究。那個時候我才二十幾歲，頭腦很清晰，很有心得；以後，我就繼續研究佛教的三論宗。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對佛學的概念，包括中國佛學的體系和印度大乘佛學的體系；以法相唯識學來說，應該是屬於印度大乘佛學的「有系」，三論

宗是屬於印度佛學的「空系」。我講了半天，《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在印度佛學系統是屬於「空系」；空系的根本教典就是《大般若經》。《大般若經》在鳩摩羅什法師時代就已經有一部分，是《小品大般若經》，而《大品大般若經》，還有一部分，是它的論已經翻譯出來了，就是《大智度論》，這是大乘「空系」的根據，是解釋《大般若經》的釋論。所以《般若波羅蜜多心經》這一部經，我們知道它是關於佛教大乘佛學「空系」的思想，但是如今流行於民間的《心經》，還是從唐三藏法師翻譯完成的版本開始。唐三藏法師有那麼大的名望！他提倡高深的佛學，但是始終沒辦法普及全中國的佛教界；可是他所翻譯的《心經》只有二六八個字，這個太簡單、太精要了。在中國顯教裡面，無論是平日誦經，或是為亡者超薦，或是消除災障的祈禱，或是對於求智慧的祈禱，我們都可以用《心經》，因而它能夠普遍流行。

和《心經》內容意義同樣的，有幾種呢？唐朝時，還有一個法月大師，他又重

譯一遍《心經》，他稱它叫做《普遍智藏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加個「普遍智藏」四字，經裡蘊涵無量的智慧寶藏，所以堪稱「普遍智藏」。還有，宋朝有一個大翻譯家施護大師，他把「普遍智藏」又再翻譯了一遍，名字叫作《佛說聖佛母般若波羅蜜多經》，加了「聖佛母」幾個字，就有一點密宗的味道。這個佛母從什麼地方來的呢？這兩個字從《維摩詰經》來的，《維摩詰經》說：「方便為父，般若為母。」就是說我們的法身慧命依什麼而生呢？依方便為父，如果沒有法師講經說法，沒有高僧大德翻譯這些經論，讓我們方便修學，我們的法身慧命就生不起來；又如果沒有「般若」為母，也生不起來我們的法身慧命。因為在鳩摩羅什法師翻譯的《維摩詰經》有這種說法，影響到宋朝施護大師所翻譯的《心經》，叫做《佛說聖佛母般若波羅蜜多經》，沒有加「心」一字在裡面，它有一卷。

在《心經》的註解方面，歷代流傳下來的註解有好多，我向大家介紹一下有名

的幾本；應該說當時唐三藏法師翻譯好《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之後，還不是唐三藏本身去註解，而是對唐三藏有所批判的學者，就是我們華嚴宗集大成的祖師賢首大師來作註解。賢首大師對法相唯識宗所說，世間有五種種姓的人（註①），有的可以成佛，有的不能成佛；因此他對這種說法有不平的感覺。但是對唐三藏翻譯的《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他是佩服得五體投地。由此可見，古代人的內心修養高，他們的「我見」不重，值得令人佩服！賢首大師因為由衷地佩服唐三藏翻譯的《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所以他第一個就來替唐三藏的《心經》作註解，叫做《心經略疏》；字數不多，約四千多字。唐三藏嫡系弟子慈恩大師，就是我常常提起的窺基大師，也就是流傳的「三車」法師，他對《心經》也做了一本註解，叫做《般若心經幽贊》，幽贊的幽，同幽深的幽，古代的「贊」和「讚」通用，沒有加「言」字旁；他用法相唯識學的方式來解釋《心經》，書中對於名相方面的解釋繁瑣，不容易讓我們

接受，反而是華嚴宗的賢首大師做的註解比較流通。另外，鳩摩羅什大師翻譯的《心經注》，那是最早的《心經》註解，他所譯的經不是叫做《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而是叫做《摩訶般若波羅蜜大明咒經》，簡單一點叫作《心經》；賢首大師的《心經略疏》，在解說《心經》的經題時，介紹得很清楚，說「般若」是什麼意思呢？是「般若」所顯的法，是《心經》裡面所顯示重要的法。「心」是比喻，能顯法的是我們的「心」，簡單扼要地把它講出來講。

在《心經》的註解裡面，有一卷很有名，是中印度的《心經》註解，是提婆論師作的。這本書就早了，提婆是誰呢？提婆是龍樹大師的一個徒孫；他為維護佛教，跟外道辯論，好多外道都辯論輸了。他雄辯滔滔，外道沒辦法贏；無論他去到哪裡，外道都辯輸，輸了都被他收去做徒弟。如果按當時的辯論規矩，雙方辯論時，辯輸的那一方，就要自殺。當外道要自殺時，提婆大師說：「你們不要自殺，

輸了就當我的弟子，跟我走吧！」因此，有些外道被逼得沒有路可走，就想把他暗殺掉。他知道外道的想法，既然有人想暗殺他，就讓人家暗殺也無所謂。提婆論師的性格很剛烈，有隨時為教犧牲的大無畏精神。我們佛教裡面有一部論，是三論宗的一部宗依論，叫做《百論》，它破一切邪知邪見，就是根據《心經》空性的真理來破一切外道的邪知邪見，這部論就是提婆大師作的一部《心經》註解，是在印度的《心經》註解；另外，也是唐三藏大師的一個弟子，是韓國人圓測大師，他就是我常講跟慈恩大師（即窺基）打對台的同門師兄弟。唐三藏從印度回來後，他想把他從印度所學的《成唯識論》思想只傾囊相授給一個弟子。他門下有三千弟子，他不要講給大家聽，只要給一個聽，給誰聽呢？給窺基聽。這樣說來，唐三藏大師我執的心理好像很重喔！哈哈！因為，他認為窺基是他過去西天取經時，在半路上遇到一個已能深入禪定的修行人，唐三藏大師把他度化過來，叫他到長安去皇族投胎

轉世。所以當他從印度取經回來的時候，就問唐太宗：「某年某月某日左右，你有沒有生一個王子啊？」

皇帝說：「沒有啊！」

他又問：「那你有沒有一座黃色琉璃瓦的宮殿呢？」

「有，我把這個宮殿賜給尉遲恭了。」

「尉遲恭在某年某月某日左右，有沒有生一個兒子呢？」

「的確有！」

這個人就是後來的窺基大師。當初玄奘大師在西域初遇到他時，他的修行已能深入禪定。唐三藏用引磬叫他出定。他一醒來就問：「釋迦牟尼佛出世了沒有？我要等待釋迦牟尼佛出現世間，要跟釋迦牟尼佛學習佛法。」

唐三藏告訴他：「釋迦牟尼佛已經入涅槃了。」

他又說：「那這樣我再入定，等彌勒佛出現世間，我再來學習佛法。」

唐三藏說：「你啊，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學佛是求智慧，智慧貴在『能悟』；

你不能悟，光因在禪定境界中，是在白白浪費時間。你如果現在就把時間把握好，你能悟的話，到彌勒佛出現的時候，你已經成為大菩薩了。為什麼你不把握住好時間呢？」

他聽唐三藏講的話很有道理、很有智慧，想拜唐三藏為師，但他的身體太老了，已經是好幾千歲的身體，沒有辦法使用。於是唐三藏說：「你由此一路向東邊飛去，會看到長安那裡有一座高高的黃色琉璃瓦宮殿，你到那邊去投胎，等我去天竺取經回來，我再來度你。」

所以唐三藏回來的時候，就問太宗皇帝這個事情。結果李世民在那個時日沒有生下王子，李世民把宮殿送給尉遲恭了，尉遲恭也是王爺啊！於是唐三藏就把窺基大師度來做徒弟，取名窺基。窺基開出條件：「你要我做徒弟可以，你要答應我三個條件：美女一車、酒一車、肉一車，每天三車跟著，我就給你做徒弟。」

唐三藏說：「好，我答應你。」因為是皇帝的意思，違逆王命是死罪，他不得

不跟唐三藏出家，成為「三車法師。」唐三藏看重他的宿慧聰明，讓他把所有的佛法一肩挑起來。而唐三藏就在大慈恩寺，專門為窺基一個人講《成唯識論》。其他所有弟子都被拒於大殿門外，都聽不到。圓測是韓國人，韓國人性性格很激烈、很偏激，師父越不讓我聽，我偏要去偷聽。於是圓測用紅包收買看門的門頭師，偷偷溜進去聽；師父在法座上講經，玄奘大師講經的法座很高、很大，不像我們講堂小小的法座。大慈恩寺的大殿，像皇帝的宮殿很寬廣，法座很莊嚴，很高、很大，法座下面至少可容納十幾個人在裡面偷聽，也沒有人會知道！任誰也想不出這一步，只有圓測想得出這一步。窺基在法座前面聽，圓測在法座下面聽，反正法座底下空間還很大，他躲在底下點一盞小油燈，不會很亮，就在法座下面可以靜靜地聽，也可以作筆記。因此，圓測的《成唯識論》是偷聽來的，聽好以後，就申論自己的觀點，跟窺基對立。同樣都是唐三藏的弟子，一個演的是正派，另一個演的是反

派。圓測也作了一部《心經》的註解，它叫做什麼名字呢？叫做《心經疏》。

我們知道唐朝有很多韓國和日本到中國留學的僧人，像我們研究的《成唯識論學記》的太賢，他也是韓國人；他是在唐朝末年才來到中國的，我們在中國的佛教史裡面去找，找不到他詳細的生平事蹟。我們在中國佛教史裡面，可以找得到圓測大師的資料，可是歷代的祖師都對他的作為不太滿意，說他偷聽佛法；把這些事實寫出來之後，就不好聽啦！韓國佛教說到這點，對中國佛教也有不滿的地方，認為圓測大師是求法的精神，不應該說他是偷聽佛法。因為他的許多立論見解都是和窺基大師對立，大家就對他有偏見，這是很著名的佛教歷史故事。另外，唐代賢首大師的徒孫，宋代的仲希，他根據賢首大師的《心經略疏》，也作了一部《心經》註解，叫《般若心經略疏顯正記》。

我們知道心經註解，從唐、宋、元、明、清都有高僧大德作註解。我出身於鼓山，這一次去大陸，我在鼓山湧泉寺沒有

碰到一個過去認識的人；到了我們密宗法脈的源頭，鼓山的源頭雪峰崇聖寺，我倒是碰到了舊時相識的人。崇聖寺過去我沒有住過，也沒有去過，這次我特地為了要拜見我們金剛宗法源地，穢跡金剛法的第一代祖師的道場，所以非去那裡不可。那裡離開福州市有二〇〇多里，我特別叫了一輛計程車，是政府的車子兼做計程車，較便宜。如果坐一般計程車來回要四〇〇塊人民幣，坐那種計程車只要一七〇塊就夠了；在時間的停留、耽擱上，司機也不會催趕我們，算是賺外快吧！我們找到這個機會，司機跟我們一起去那裡，拜見雪峰崇聖寺開山大師；雪峰大師在禪宗裡面非常有名，叫做雪峰真覺義存大師。唐代穢跡金剛法最完整學習密法成就的，就是他；他一直到唐朝天佑乙丑年，就是公元九〇五年的時候，在枯木庵用功成道放光，他是修密宗穢跡金剛法而獲證放光成就的，放光成就之後，創立了雪峰崇聖寺。他也修習禪宗的法門，所以他座下禪宗的弟子也有三千門人；在他禪宗門下一

個晚上開悟而成為祖師的，曾經有四十多個之多，這在佛教禪宗史裡面是空前絕後的，雪峰大師以後的歷代祖師也沒有這個紀錄。像禪宗裡面有雲門宗祖師——文偃禪師、法眼宗祖師——文益禪師，就是這四十八個開悟弟子裡，成為祖師的弟子。我去拜訪雪峰大師的枯木庵，感受到大師源源不絕的加持力。他的墳墓——靈骨塔，一般人叫墳墓，我一拜下去，當時是下雨天，我們去了五、六個人，大家都沒有拜，因為地上很潮溼。但我心想：見了祖師，怎麼可以不拜呢？你們跟他可能沒有什麼關係，可是我和他卻有特別的傳承關係！我頂禮拜下去的時候，立刻感覺有一股溫暖的熱氣，我很明顯地感受到，一大股熱氣迎面而來，得到雪峰祖師的大加持力，真是不可思議！這是在雪峰崇聖寺經歷的事，住持剛好跟我過去是戒兄弟，他已八十一歲；裡面的首座和尚跟我也是戒兄弟，在這個地方還能夠找到兩個認識的人，還真是不容易！

祖師傳承下來，到我們鼓山湧泉寺。

明朝的時候，大興福建的佛教宗風；當時在禪宗裡面很有地位的，叫做元賢大師，他有一個弟子叫道需禪師。道需禪師也是我們穢跡金剛法的祖師之一，他也作了一部《心經》的註解；他不僅作《心經》註解，還作了一部《華嚴經》的註解，叫《華嚴經疏論纂要》。《華嚴經》有兩部註解非常有名，一部是賢首大師作的《華嚴經疏》，是根據《華嚴經》來研究、註解的；以後，還有一個李長者作的註疏。李長者是在家老居士，好像維摩詰老居士一樣，他把《華嚴經》整部合起來，寫成《華嚴經論》，把《華嚴經》裡面的微妙大道理寫出來。大家想研究《華嚴經》其中神妙奧妙的道理，一定要好好研讀李長者的《華嚴經論》；如果要仔細研究《華嚴經》，那就一定要根據賢首大師的《華嚴經疏》。而道需禪師則把以上兩部重要著作揉合在一起，成為華嚴宗裡面的一個至寶；現在在日本佛教界的所有權威，都認為能夠研究好道需禪師所作的《華嚴經疏論纂要》，就是中國華嚴宗的一大成就。

道需禪師也做了一部《心經》註解，也是很有名的；是將《心經》（本屬「法性空慧學」）註解在華嚴宗體系（「法界圓覺學」）裡，這些傳承在鼓山湧泉寺等於沒有斷過；至於我們密宗、金剛宗的體系和道需禪師也有密切的關係。我們現在介紹《心經》的註解大概，如果將有名的人和沒有名的人都算進去的話，起碼有一千部以上，當然其中很多重複的地方，各家都有特殊的心得，各家才下功夫去作註解。

我們今天要來講《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我想一方面用我自己對佛學修養的體驗，一方面用歷代祖師大德研究《心經》的傳統方法，把它綜合起來向大家作一個報告；這樣的話，如果把《心經》註解留下來，對高僧大德的用心與貢獻，只能聊表敬意。因為我講的是我自己本身對《心經》體驗的一部分，是古代祖師有些沒有說到的，是我自己體會到的，我應該偏重在這一方面！

現在我們開始講《般若波羅蜜多心

經》的「經題」。它用「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八個字，在佛教的經律論三藏的分類來講，它不是「論」，不是「律」，而是「經」。在古印度「經」的梵音，叫「修多羅」，修多羅有貫穿的意思，即貫穿真理的意義。所以佛教經典是貫穿真理的，如果不能貫穿真理的言論，就不是佛教的經典。《心經》，在一貫道的朋友會假作一部《心經》，他們說：「你們的《心經》只有上卷，我們的《心經》還有下卷呢！」他們拿下卷給我，我一看，裡面的道理狗屁不通。我就告訴他們：「你們知道嗎？翻譯這部經典的是唐三藏，他當初翻譯時，只有《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全卷，他沒有說只有上卷。如今你們卻說它有下卷，這是第一個錯誤；第二、翻譯經典一定要有梵文的底子，你們沒有梵文的底子，怎麼可能翻譯得出來；第三、你們對般若的道理都不懂，你們作假作得太外行了吧！你們起碼要懂得般若的道理，才來作假；而你們對佛教的教理根本不懂，還拿來騙人，真是罪過！在佛教來說，迷惑他人的智慧

眼，誤了人家的法身慧命，來生將要遭受極大罪苦果報，會墮落到三惡道去！」

現在來了解《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的經題，除開這個「經」屬於「經藏」，「總題」就是「經」；而「般若波羅蜜多心」是「別題」。可以分成三部分來解釋：第一種叫「般若」，第二種叫「波羅蜜多」，第三種就是「心」，用這三個階段來解釋這個經題。

「般若」是中國話還是印度話？是印度話。既然是印度話翻譯成中國文字，為什麼不翻譯出來呢？我們知道唐三藏大師他翻譯經典的時候，根據五種條件，認為不要翻譯，叫作「五不翻」：

第一種是「順古不翻」，順從古人翻譯過的名字、名詞，我也不再加以翻譯。就這一點，我感覺現在臺灣許多報紙，翻譯外國人的名字，比方說翻譯外國總統的名字，中央日報有中央日報的翻譯，中國時報有中國時報的翻譯，結果文字都不一樣。如果大家懂得「順古不翻」，以前有人已經翻譯過叫什麼名字，我們就應該叫

什麼名字，大家才能把它統一起來；以免你翻譯一個名字，我翻譯一個名字。這是不懂得「順古不翻」的用意，所造成的亂相。

第二種是「多含不翻」，比方說佛陀另一個名字叫「薄伽梵」，薄伽梵為什麼不翻譯呢？因為「薄伽梵」一詞有六種殊勝的意義：①是「自在」的意義，佛陀已對生死自在，於分段生死自在，於變易生死也自在；祂沒有無明、沒有煩惱，所以身、心都能夠大自在，祂大覺、大悟的功德成就；②有「熾盛」的意義，佛陀根據覺悟的身心所發出來的智慧，沒有一個人比祂更殊勝，所以祂所說出來的話都是充滿一片智慧光明，沒有一點晦澀，如烈焰般熾盛。至於熾盛有兩種說法：一種是說佛所說的話具備有一切光明性。另外一種是說祂表現出來的身口意三業就是一種光明；當我們遇到佛陀光明的時候，內心的黑暗沒有了，業障消除了，有一股很溫和而慈愛的光明照到我們，讓我們自然而然會發出一種清淨之心；③有「端嚴」的

意義，端是端正，嚴是莊嚴，我們看佛像都是端正莊嚴的，不僅佛像端正莊嚴，連菩薩像也是端正莊嚴的。在佛經裡面說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就是根據端正莊嚴來講；佛陀的相是一種令眾生看到祂，就會立刻發起恭敬之心，祂眼睛閉下來，坐下來入定的相，會使令眾生肅然起敬。佛陀行走的時候，那一種威儀會使令眾生產生畏愛兼抱的心理；④「名稱」的意義，佛是以覺悟為名稱，所以連魔王聽了祂的名稱都會怕，只要一聽到祂的名稱，魔宮就會動搖，因為祂是大覺大悟者，連名稱都是一種驚動眾生的名稱；⑤「吉祥」的意義，佛的名稱最「吉祥」，我們如果家裡有什麼不如意的事情、不好的預兆，只要念一句「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馬上就平安吉祥了！那些晦氣、倒霉氣，感覺自己很糟糕的心理陰霾，馬上就沒有了；再再多念幾句「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我們的內心馬上就充滿一片祥和的氣氛，感受到祂的加被力；⑥「尊貴」的意義，薄伽梵還有最「尊貴」的意義，尊貴到什麼

地步呢？在古印度，社會上有四個種姓階級，即「婆羅門」、「刹帝利」、「吠舍」、「首陀」（古印度在四姓之外，還有「旃陀羅」種姓，以屠宰為職業。梵語旃陀羅，中譯屠者，認為他們殺心盛大，惱害眾生，見者傷慈，壞善根本，行走時一手搖鈴，一手持竹為標幟，以使人知其為惡者。）。不管是最名貴的「婆羅門」種姓，還是說最有政治權力的「刹帝利」種姓，一聽說這個人成佛了，大家對佛陀都發生恭敬心，感覺佛陀是最尊重、最神聖的。因為印度人認為，千年萬年才能出現一個佛，那真是不得了的大聖人！好比我們中國人認為千年萬年才能出現一個孔子聖人，那就是大家覺得最尊貴的一種表現一樣。「薄伽梵」有這六個意義，請問翻譯家們，該用哪一種意義來翻譯「薄伽梵」比較好呢？如果用了其中一種意義，就會失掉其他五種意義，如果用其中兩種意義，就失掉其他四種意義，如果用了其中三種意義，就失掉其他三種意義。但是如果將「薄伽梵」的六種意義全都把它說出

來，那樣名詞就變得太長太長了，所以這樣叫「多含不翻」。

第三種是「此方無不翻」，就是古印度有，而我們這個地方沒有的事物，就不翻；好比印度有一個樹，叫做「閻浮提樹」，閻浮提樹是印度話，印度有這種樹，我們中國沒有這種樹，那麼我們要怎麼翻譯呢？這樣一來，怎麼翻譯都翻譯不得體，那麼怎麼辦才好呢？我們這裡沒有，就保持它原來的名稱，取它的聲音，就叫它作「閻浮提樹」。好比在英文方面，我們中國沒有人的名字叫作「約翰」，在英文裡面有約翰，我們不能夠自己翻譯出「約翰」所代表的意義，中國又沒有約翰的詞彙，就直接取聲音來翻譯，叫「約翰」好了。

第四種是叫「秘密不翻」，佛教有很多咒語，咒語是不能翻譯的！所以現在人很笨，自作聰明把咒語拿來翻譯。如果把咒語翻譯好，我們了解好之後，就沒有那個神秘的感應力、加持力了。所以我們密宗常常說，大家學好傳法灌頂後，不能將

口密、手印告訴他人，甚至我們觀想的種子字也不能告訴他人。越是這樣，越有秘密，就越有秘密的加持力量；在我們心裡面、精神方面就會生起一種超越心理的能力。如果我們把密法傳承的秘密打破，就不能夠感應這種超越心理的力量。這個是咒語的不能翻譯，叫作「秘密不翻」。比方我們講為什麼咒語不翻呢？我講一個咒語的好處，我自己曾碰到一件事：有一個人喝酒，喝得酩酊大醉，嘴巴不停地亂說話，不確定是不是孤魂野鬼附在他身上？剛好我在他家裡吃飯，他家裡的兒子回來；像這樣的徒弟，當師父的我不能不管他，趁機溜走，那是不對的啊！因此我就在他面前，念：「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念一句、兩句、三句，他會停頓了一下，也算有力量；但停頓一下之後，他還是繼續不停地亂說話。我剛開始不是念咒，稍後，我就開始念「唵、嘛、呢、叭、咪、吽」、「唵、嘛、呢、叭、咪、吽」……，我用手指在他頭上劃種子字，他打了一個寒顫，附在他身上的靈體立刻就退掉了。

這是什麼呢？是咒語，因為它是秘密法門，不了解它字句的意義，它的力量就更大，它是屬於諸佛菩薩果地的境界，不是凡夫的境界。凡夫境界只能夠用第六意識去了解，第六意識是很平凡的、散亂的妄念，就沒有安定的力量；不平凡的秘密法門就有力量。我念咒，只念了兩句咒語，很清楚地感覺那附身的靈體就跑掉了。我先念佛號，他聽得懂，他也怕了一下，但是他是不跑；我一念咒，他就跑了，這就是密宗法門的一種力量，這是密教的「陀羅尼」不翻譯的原因。我們可以翻譯佛經，但對咒語絕對不可以翻譯，因為它在「五不翻」裡面已經定好了，保持佛教的神秘力量、不可思議的力量，所以「秘密不翻」。

請問我們現在所說的「般若波羅蜜」究竟是什麼不翻？是第五種「生善不翻」。「般若」就是生善不翻。「般若」能生起善，而且是無漏的善；有般若的人，不會去做壞事情。「般若」如果翻譯成中文，有一點像《四書》裡面所說「吾日三

省吾身」的意思，時時迴光返照自己、檢討自己的意思；但是只有一點點相似，並不是就是「般若」。因為「般若」兩個字，我們一說它，就能夠得到善。這是什麼意思呢？因為它能夠生起我們內心的覺悟，所以它有生起善法的力量，而且不僅是生起善法而已，甚至是無漏善。無漏善就是沒有我執、沒有法執的這一種善念。這種「般若」，一般古代翻譯叫智慧，這種智慧是什麼智慧呢？能夠生起無漏的智慧，讓我們消除我執、消除煩惱的智慧，所以叫做「生善不翻」。因為「般若」具有這種意義，因此只取梵音，而不翻譯出它所具有的意義。請問，既然「般若」不翻，「涅槃」翻不翻譯呢？「菩提」翻不翻譯呢？如果我們根據涅槃、菩提的義理來說，也很不容易翻譯出來；我們知道，成佛就是「菩提果」，因是般若，果是菩提，這個也是「生善不翻」。我們拜佛的時候，頂禮無上正等正覺，這樣來講生善的力量大不大呢？我們頂禮「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就是

是無上正等正覺，就是佛果。我們頂禮十方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哇！這個「生善」功德大得不得了！一心恭敬頂禮，很像般若清淨的智慧，讓我們解脫迷昧於理事的煩惱。所以能夠生起我們沒有我執、沒有法執的無漏善。在「五不翻」裡面，「般若」屬於第五種，叫做「生善不翻」。既然「生善不翻」，那麼我們能夠了解「般若」嗎？可以了解的。它不是「秘密不翻」，「秘密不翻」是不可以翻，而「生善不翻」則是因為「尊重」而不翻，尊重「般若」具有偉大的力量，所以不翻。

因為要講「般若」讓大家認識，今天聽經的人都很有福報，能認識「般若」的梵文，現在很少人能夠認識這個字

「𑖀」。(這是天成體嗎的梵字，悉檀體應是𑖀)這就是「般若」，六大明王咒「唵、嘛、呢、叭、咪、吽」中「叭」的梵音「𑖀」就是「𑖀」，「𑖀」的梵音是「囉」，將「𑖀」和「囉」合起來就是「𑖀囉」，梵語「𑖀囉」就是「般若」，就是這樣寫「𑖀」(𑖀)。因為這是我本身對密宗的

修行經驗，因此我就根據自己的體悟來講《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讓大家得到更深入經藏的好處。為什麼「般若」有這麼大「生善」的能力呢？

在中國，「般若」可以翻譯成三種，可以翻譯成五種，也可以翻譯成十種。一般講經的法師都是先講翻譯成的「三種般若」。古時候「般若」翻譯成中國話很像「智慧」，是清淨的智慧、無染的智慧。

根據我的老師圓公老人，也就是《楞嚴經講義》的作者圓瑛老法師，過去曾擔任中國佛教會理事長，他對「般若」的解釋，是「妙智淨慧」，微妙的智，清淨的慧。我們有煩惱、有我執，只有依靠微妙的智和清淨的慧，才能夠打破我們的我執煩惱。因為我們執著的我見是很堅固的，如果不依靠很深切清淨微妙智慧的話，絕對沒有辦法把堅固自我執著的心態打破。能夠打破自我堅固執著的心態，只有清淨微妙的智慧，所以他把「般若」翻譯成「淨智妙慧」，或是「妙智淨慧」；這是我們圓公老人根據《楞嚴經》的思想，把「般若」

做一種正確的說法。「般若」是什麼？我們已經勾勒出一個大概的印象出來了；「般若」就是我們每一個人本身自我感覺、自我檢討的清淨無染的智慧，而且始終不會站在自我的主觀立場來看待自己。因為站在自我的立場主觀太重，主觀太重就失掉客觀真理的立場，所以要達到完全客觀真理的立場的話，一定所有的主觀都要拿起來，而能夠把所有主觀立場都拿起來的，是誰的力量呢？就是「般若」！依靠「般若」的力量，我們才能放棄所有自己的主觀。也就是說，完全依據自己的智慧來否定自己主觀的不對，否定自己執著的不對，自己所有已往習氣上面的執著，不管是情感方面的、還是見解方面的，都要加以矯正，對的當然要給予肯定，而不對的地方就要把它淘汰。這種智慧完全是我們每一個人內心本具的。這樣說起來，好像覺得怎麼那麼簡單，那我已經懂了！其實沒有那麼簡單！

「三種般若」，第一種說法叫「實相般若」，第二種說法叫「觀照般若」，第三

種說法叫「文字般若」；還有「五種般若」的說法，第一種也是叫「實相般若」，第二種叫「觀照般若」，第三種叫「文字般若」，和前面的三種說法完全一樣，第四種叫「境界般若」，第五種叫「眷屬般若」；又我們根據《大般若經》和《法華經》共同有的說法，佛說，我能夠成就世間上第一等的覺悟，我是怎麼覺悟到和十方諸佛同樣的覺悟呢？覺悟到對世間一切法徹底的覺悟，它有十種層次。這十種層次，在《法華經》所說的就是「十如是」——好比桌子有桌子的相、桌子有桌子的性、桌子有桌子的本體、桌子有桌子的力量、桌子有桌子的作為、桌子有桌子的原因、桌子有桌子的條件、桌子有桌子的目的、桌子有桌子目的的實現；以上相為本，報（目的實現）為末，最後的歸趣即究竟，名「如是本末究竟」；這樣子從頭到尾一共十種。根據這種智慧觀察來講「般若」有十種，即有般若的「相」、般若的「性」、般若的「體」、般若的「力」、有般若的「作為」、般若的「因」、般若的「緣」、般若的

「果」、般若的「報」，而初相為本，後報為末，此之本末，皆同實相，一理平等無二，是名如是本末究竟等。從頭到尾有十種般若的連續性。這樣一講，「般若」就顯得很豐富了。

今天時間到了，我們下次接著解釋

「三種般若」、「五種般若」和「十種般若」。

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切！

我等與眾生，皆共成佛道！

【註釋】

註○種姓：種姓又稱「種性」，本為梵語譯詞。它是印度文化裡公認，屬於某個種族的人，必然具有某種共同的性質，所以種姓和性質這兩個詞的含義，本來就有相通的地方。唯識學典籍從佛性的角度，將眾生作不同層面的分類，但具體表述卻不同。如《解深密經》云：「一切聲聞、獨覺、菩薩皆共此一妙清淨道，皆同此一究竟清淨，更無第二。我依此故，密意說言唯有一乘，非於一切有情界中無有種種有情種性，或鈍根性，或中根性，或利根性有情差別。」

這裡是說，聲聞、獨覺、菩薩三乘均成就相同的「清淨妙道」，即體悟佛性本體，從此而言唯有「一乘」，但這並不是說眾生沒有種種差別。《解深密經》基於現實的表現，將聲聞乘又分作兩種：

一種是向趣寂聲聞，只注重自度，不度他人，以追求個人的灰身滅智為目標，是「定性聲聞」；另一種是發心迴小向大的回向菩提聲聞，發起大乘以願的行者，已經解脫自己的煩惱障，進而欲轉向菩提以求解脫所知障，進一步度化他人。雖然目標已經確立，但是否能夠實現，則需要看因緣條件而定，所以被稱為「不定性聲聞」。

《楞伽經》說：「有五種種姓。何等為五？謂聲聞乘種性、緣覺乘種性、如來乘種性、不定種性、無種性。」並且將「無種性」的一闡提分為兩種：一種是造作五逆重罪，如殺父、殺母、殺阿羅漢、破和合僧、出佛身血，或誹謗大乘經典，斷了一切善根的一闡提眾生；一種是菩提（或菩薩）一闡提，因為菩薩發起廣大無盡的

誓願，盡未來際救度無量無邊的眾生，因為永遠有度不盡的眾生，同時菩薩也了知一切法本來就是涅槃相，所以用不著入涅槃。其實這類無種性的菩薩摩訶薩實際上是十足的如來乘種性。

所謂○聲聞種性，指當佛世時，因聽聞佛聲教而覺悟的一類眾生，他們體悟了四聖諦之理，斷見思二惑而求證阿羅漢果；○獨覺種性，指獨自觀察十二因緣之理而悟道的眾生，可證得辟支佛果；○如來乘種性，也稱菩薩乘種性，這類種性眾生可斷煩惱、所知二障，證我、法二空妙理，悲智雙運，自利、利他，將來志求無上佛果；④不定種性，不同於前三種種性眾生的根性，具確定性和方向性，他們可得的果位，也依個人修行的狀況而游移不定；⑤無種性，又稱一闡提，是唯識學最讓其他宗派起爭論的地方。此類眾生或許能修習世間的善業，獲得人道或天道的有漏果報，但卻永遠不能成佛。唯識宗為什麼這樣分類呢？是將他們與眾生阿賴耶識裡所具種子的差別性聯繫起來加以說明

的。是根據現在、現前、現實的狀況來說的，這類眾生造作了五逆重罪，現在阿賴耶識所具善根種子勢力薄弱，現在不可能生起無漏善的現行，所以才這樣分類的。

【附註】

上師演講《瑜伽師地論》菩薩地裡四品的文稿都刊完了！分別是：民國七十二年十二月七日～十日的〈真實義品〉四個講次；民國七十三年十二月五日～八日的〈發正等菩提心品〉四個講次；民國七十四年六月一日～四日的〈菩薩功德品〉四個講次；民國七十四年十二月五日～八日的〈攝抉擇分品〉四個講次；過去幾個月，我曾思考：簡訊應該再刊登什麼才好？最後選定了上師的《般若蜜多心經》。以前我總把它看作太簡單！那是我自己對佛法修養的無知！其實，它可是三世諸佛之母，是十方如來密印啊！

《普力宏文教簡訊》發行以來，已匆匆過去了二十一年，真是無常迅速啊！才刊印六百份而已，還常發不完，舊的《簡訊》堆積在講堂的書櫃或角落，我看了，

有點遺憾！我心想：是不是刊物不夠好嗎？還是佛學刊物不受重視或歡迎嗎？是不是應該考慮停止發行此刊物了？可是我一到後堂頂禮上師時，慚愧的心就油然而生！

年輕族群多低頭忙著看手機、玩遊戲，我該怎麼樣來呈現簡訊最好呢？有些師兄姊建議架構網站可能較好！也許吧！可是在手機那麼小的螢幕上，看那麼有深度的佛教文章合適嗎？能夠一心恭敬地面對佛法嗎？或是在熙來攘往的市廛、或喧鬧的公車上，能專心去作聞思修的功夫嗎？或許在自己家裡或宿舍用電腦來閱讀簡訊，也是不錯的選項！可是，直接閱讀已刊印成紙本的《簡訊》，豈不是輕鬆多了！

我皈依上師，接受中國密宗的傳法灌頂，已經二十五個年頭了。長年親近上師薰修佛法，我自己覺得如果對於佛法有一點點正確知見的建立，無不是歸功於上師的諄諄教誨！當初發心編輯刊物時，他老人家對我很鼓勵。我想這是我為上師道場能做的、有意義的一點點事。

想要停止一件很容易，只要一個藉口就夠了！但是想要成就一個成果，卻有很多事情要處理，才能讓種種善因緣普會、和合，並將自認為最美好的成果呈現出來。

感謝丁吉源師兄將上師的錄音帶聽寫筆記下來，我和秀蜜師姊則幫忙將文稿校對、整理，或稍作補註。

我們多是喝上師法乳長大的，雖然他已往生密嚴淨土，但是我們仍應該常聆聽他老人家的慈訓！今有人發心整理《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的各次講稿，我要合掌恭敬地說，善哉！善哉！請大家一同來細細品味其中法味！

上師一生都為佛法而活，他老人家過去常告誡我們：佛法在一切恭敬心中求！我們應用「如面佛天」的恭敬心來看待佛教經典！多一分恭敬，就有多一分的體悟！多一分隨喜讚歎，就有多一分和上師相應成就的功德！

祝願大家同得法益、法喜充滿！



生活禪小品

一念心動鬼神知

中國元朝時有一位書生，由於被一位朋友害得很慘。一天夜間，他下決心要殺掉對方。在去殺人的途中，他路過一所廟宇，廟宇門口站著一位高僧。高僧的天眼中看見書生的背後，有惡鬼尾隨。

書生到了友人住所的門口，突然一轉念：「他雖然從我的朋友，變成我的仇人，可是他的老母和太太，卻沒有害我啊！如果我殺死了他，他的老母和太太的生活，不就沒有依託了嗎？」

經幾番內心的掙扎之後，他決定寬恕對方，放棄了殺人的念頭，轉身返回。歸途中，又經過那座廟宇，高僧還是站在門口。這時，高僧的天眼出現的，卻是另一番景象：書生的背後的惡鬼不見了，其頭頂上方卻有天神在護送。高僧就將自己看到的情況告訴了書生，並問書生剛才發生

了什麼事？

書生就如實稟告高僧，高僧嘆道：

「真是一念心動鬼神知啊！」

因為這寬容的一念，改變了書生的命運。後來書生當了官，而那位害他的朋友，死於亂軍之中。

【附註】

由此可知，心念的起伏，對我們有多麼重要。現今災難連連，都是人類的私念和欲望所造成。如果大家有心，想挽救並不難，就由我們本身做起，時時心存善念、口出善言、身行善行，自能形成一股善良之風氣，古德云：「一善破千災」，誠可感天；上天疼惜我們都來不及，怎會傷害我們呢？希望大家從自身做起，凡事反求諸己，以德化人、淨化人心，共同挽救危機。

人心若動了惡念，行事如同鬼魅惡靈；人心若動了善念，行事如同神佛，今日人可以為了一己之慾為惡，使其在他人眼中如同惡鬼，也可以善心助人，使自己在他人眼中如同神佛。鬼也是你，神佛也

是你，是鬼？是神佛？其中差異，只在人的一念之間啊！

木桶人生



一位木匠砍了一棵樹，做了四個木桶。一個裝糞，就叫糞桶，眾人躲著。一個裝水，就叫水桶，眾人用著。一個裝酒，就叫酒桶，眾人品著。一個裝錢，就叫錢桶，眾人喜愛。它們都是一個空木桶，桶是一樣的，因裝的東西不同，命運也就不同。

人生亦如此，有什麼樣的觀念，就有什麼樣的人生，有什麼樣的想法，就有什麼樣的生活！狼行千里吃肉，馬行千里吃草，活魚逆流而上，死魚隨波逐流。有這麼一句話我非常欣賞：

「真的很累嗎？累就對了，舒服是留給死人的！」

苦才是人生；累才是工作；變才是命運；忍才是歷練；容才是智慧；靜

才是修養；捨才是得到；做才是擁有。如果，感到此時的自己很辛苦，告訴自己：

「容易走的都是下坡路，堅持住，因為你正在走上坡路！」

這就是人生，成功的路上離不開貴人的幫助，名師的指點，朋友的理解，小人的刺激，親人的支持。人生不易，且行且珍惜。

【附註】

很簡短又明瞭的故事，木桶的價值並不是木桶本身，而是裝的東西是什麼；人亦同，人真正的價值並不在外貌，不管美醜，身體不過是一付臭皮囊，美好的外貌，確實會比別人獲得更多的機會，但最後決定一個人成功與否的價值核心卻是內在的才華、心性與智慧。思想影響行為，有什麼樣的思想，就會做出什麼樣的行為，有什麼樣的行為就會過什麼樣的生活。若想改變生活，就要從思想去改變，唯有想法變了，人生才會跟著改變。

母親給出的答案

有個孩子對一個問題一直想不通：

「為什麼他同桌的同學想考第一名就考上第一，而自己思考第一名，卻才考了全班第二十一名？」

回家後他問道：

「媽媽我是不是比別人笨？我覺得我和他一樣聽老師的話，一樣認真地做作業，可是，為什麼我總是比他落後？」

媽媽聽了兒子的話，感覺到兒子開始有自尊心了，而這種自尊心正在被學校的排名傷害著。她望著兒子，沒有回答，因為她不知道該怎樣回答。

又一次考試後，孩子考了第十七名，而他的同學還是第一名。回家後，兒子又問了同樣的問題。她真想說：

「人的智力確實有三六九等，考第一的人，腦子就是比一般的人靈活。」

像這樣的回答，難道是孩子真想知道的答案嗎？她慶幸自己沒說出口。然而，應該怎樣回答兒子的問題呢？她仍覺得

很困惑！

有幾次，她真想回答被上萬個父母重覆了上萬次的話：

「你太貪玩了，你在學習上還不夠勤奮，和別人比起來還不夠努力！」

以此來搪塞兒子。但像她兒子這樣腦袋不夠聰明，在班上成績不甚突出的孩子，平時活得還不夠辛苦嗎？所以她沒有那麼做，她想為兒子的問題找到一個完美的答案。

兒子小學畢業了，雖然他比過去更加努力，但依然沒有趕上他的同學，不過與過去相比，他的成績一直在進步。為了對兒子的進步表示讚賞，她帶他去看了一次大海。就在這次旅行中，這位母親回答了兒子的問題。

現在這個兒子再也不擔心自己的名次了，因為他已經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績考上了大學。

放寒假回來時，母校請他給同學及家長們做一段演說。其中他提到小時候的一段經歷：「我和母親坐在沙灘上，她指著

前面對我說，你看那些在海邊爭食的鳥兒，當海浪打來的時候，小麻雀總能迅速地起飛，牠們拍打兩三下翅膀就升入天空；而海鷗總顯得非常笨拙，牠們從沙灘飛入天空總要很長的時間。然而，真正能飛越大海、橫過大洋的，還是海鷗！」

這場演說使很多母親流下了眼淚，其中包括他自己的母親。這位母親從不說一些令孩子洩氣的話，在找不到適當的答案前，寧可保持沉默，以自身的感受，去支持孩子的一步步成長；孩子在這樣寬容的環境下，最後交出優秀的成績單。

【附註】

教育，是對生命個體的尊重和喚醒，是對人內在潛能的開發和拓展。讓孩子健康地生長，需要一種平和的心境、一種智慧的胸襟、一種獨特的魅力，這一切都必須以「寬容」為基礎！

天下父母心都抱有「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夢想，但又有多少位父母能陪伴孩子一同學習成長，一同去實現這個夢想？有太多的父母，只會將孩子的教育問

題，交給學校老師負責，或是讓孩子獨自去努力，以為只要自己努力賺錢，讓孩子擁有比別人多的學習機會，就有能力足和其他小孩競爭；卻忽略孩子的興趣與潛能，是需要父母一同去挖掘的。

上面故事中的母親，做對了二件事：一件是從不潑小孩冷水，永遠灌輸小孩正面、積極的想法。一件是陪伴孩子一同學習成長，並給予支持。

小孩的學習過程，不是用嘴巴說幾句：「你要用功、要努力就能達成」，教育是從「心」出發，用「愛」修正前進的道路，這樣才能培養出「德」、「智」雙全的人才。雖說，學校裡的排名，是孩子競爭力的一个依據；但排名卻無法決定一個人的成就。因為人的潛力是有無限可能，而握有這個潛力鑰匙的人就是「父母親」。

無鰾的鯊魚



有一個年輕人因為家貧沒有讀多少書，去了城裡，想找一份工作，發現城裡

沒人看得起沒文憑的他。就在決定要離開那座城市時，他寫了一封信給當時很有名的銀行家羅斯，抱怨命運對他的不公。

信寄出去後，他一直在旅館裡等。幾天過去了，他已用完了身上的最後一分錢，也將行李打包好了。這時旅館老闆說他有一封信，是銀行家羅斯寫來的。信中，羅斯並沒有對他的遭遇表示同情，而是在信裡給他講了一個故事。羅斯說：

「在浩瀚的海洋裡生活著很多魚，那些魚都有魚鰾。魚鰾產生的浮力使魚在靜止狀態時，能夠自由地控制身體，處在某一水層。但是唯獨被譽為『海洋霸主』的鯊魚卻沒有魚鰾。沒有魚鰾的鯊魚，照理來說是不可能活下去的，因為牠行動極為不便，很容易沉入水底；只要在海洋裡，牠一停下來，就有可能喪生。為了生存起見，沒有長鰾的鯊魚，只好不停地運動，永不停息地在水中遊弋。就這樣經過很多年之後，鯊魚因而擁有了強健的體魄，並且練就了一身非凡的戰鬥力，成了同類中最兇猛的魚。」

末了，羅斯說：

「這個城市就像一個浩瀚的海洋，擁有文憑的人很多，但成功的人很少；你現在就是一條沒有魚鰾的魚。」

那晚，年輕人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一直在想羅斯的話。突然間，他改變了決定。第二天，他跟旅館的老闆說，只要給他一碗飯吃，他可以留下來當服務生，一分錢工資都不要。旅館老闆雖然不相信，世上竟然有這麼便宜的事，但還是很樂意地收留了他。

十年後，他擁有了令全美國羨慕的財富，並且娶了銀行家羅斯的女兒，這個年輕人就是石油大王哈特。

【附註】

這個沒有魚鰾的鯊魚故事，曾激勵了很多人自強不息，使他們走上了成功的道路。成功人士，風光無限的背後，大多有著艱苦奮鬥的歷程。他們就和沒有魚鰾的鯊魚一樣，為了生存和理想而不停地拼搏，與命運頑強抗爭，最終抵達了夢想的彼岸。

看這篇故事時，會讓人思考，保障有時真的是保障嗎？還是腐蝕人們進步的毒藥？在以往有些單位會提供員工宿舍，並保證讓員工在此居住到終老，這樣的福利給了員工居住的保障，有些人因而安於現狀，對買房的事就沒有放在心上。但經過了四、五十年，當這些員工老死後，子女必須搬離，其居住的房子被單位收回；子女此時想買房時，才驚覺房價早已高到難以碰觸。而當年那些沒有單位分配房舍的人，出社會後的夢想就是能擁有一個家，經過多年的努力存錢，總算買了一間屬於自己的房。當年的福利、保障，卻變成了現在的危機。

文中鯊魚沒有魚鰓的保障，一旦停止游動，將沉入海底，但卻造就鯊魚成為海中霸主。而擁有魚鰓的魚兒們，因為有魚鰓的保障，使牠們在停止游動時，也可以浮在某層水域上，這樣的保障，在後來卻使牠們成為鯊魚的口中肉。在這競爭的社會裡，不進則退，若只想安逸於現狀，時間久了，將會被時代所淘汰，或被他人所

取代。

沒有原因的道歉



兒子：「爸爸，我要結婚了。」

爸爸：「你先向我道歉。」

兒子：「為何要我道歉？」

爸爸：「先道歉。」

兒子：「為何？我犯了什麼錯？」

爸爸：「道歉就對了。」

兒子：「我哪裡做錯了嗎？」

爸爸：「先道歉。」

兒子：「為什麼？」

爸爸：「先道歉。」

兒子：「請你告訴我原因！」

爸爸：「先道歉。」

兒子：「我能先知道我做錯了什麼事嗎？」

爸爸：「先道歉。」

兒子：「好吧！爸爸，我道歉。」

爸爸：「你現在可以結婚了。」

爸爸：「這就是準備結婚的訓練，當你學會沒有原因地向家人道歉，你就可以結婚了。」

【附註】

再親蜜的家人與再要好的朋友，在相處上難免會有衝突磨擦，發生不愉快的時候。在眾人的觀念裡，道歉是做錯事的人所該做的，道理也是應該這樣沒錯。但在親情、愛情與友情裡，其實有時是沒有道理可言的，只為爭理，爭到了最後，理是爭到了，但情份卻爭掉了。試想：這真的是我們所希望的結果嗎？

當與身邊的人發生不愉快的事時，若對方都會先求和、道歉，請求原諒，這並不代表做錯事的人就是他，而是他更在意的是雙方之間的那一份情誼，遠超過對與錯，所以他願意先放低身段、釋出善意。錯在他時，他道歉，代表他知錯能改。錯在我們時，他願意先道歉，代表我們在他心中的地位遠高於對與錯，他願意放下身段包容我們。若身邊有這麼一位朋友，請珍惜他，因為他不在意對錯在誰的

身上，他在意的是我們，所以即使錯在我們身上，他也願意放低身段以道歉來包容我們的過失。

從小我們都期待長大，長大後期待有好的工作，有好的工作後又希望能有好的職位，也期望有好的對象步入婚姻。但，當我們期望著這些夢想時，我們是否問過自己：「我準備好了嗎？當願望實現的那一刻，當下的我是否做好擔負起夢想所帶來責任的準備。」若有做好準備，夢想實現時，我們將會愉悅；若沒有做好準備，夢想實現時，我們將會被夢想所帶來的責任壓垮。

法 無 定 法



《傳燈錄》記載著一則馬祖道一禪師教導學人的故事，如下：

有僧問馬祖：

「和尚為什麼說『即心即佛』？」

馬祖答：

「這是為了止住小孩子的啼哭。」
僧人又問：「小孩子不哭了，又如何？」

馬祖答：「告訴他『非心非佛』。」
僧人又問：「除了這兩種方法之外，還有其他方法指示學人嗎？」

馬祖答：「我將向他說，不是『物』。」
（這即是懷讓禪師答六祖「說似一物即不中」的意思。）

僧人又問：「忽然遇到已經開悟的人來時，又如何？」

馬祖答道：

「我且教他從自己心中體會大道。」

【附註】

儘管是未悟還是已悟的人，都必須從自己心中體會大道！這是為什麼？因為大道離念，一旦認為自己是已經開悟的人，那些人與未悟者沒有什麼兩樣。對此世尊在《金剛經》第二十一分，說：「說法者，無法可說，是名說法。」法不可說，禪亦無法釋疑，所謂「說似一物即不中」就是這個道理。但對初探門徑的學人來

說，一些方便提示或許可以闢出一條讓學者自悟的途徑。

如果是上根利器的人，一聽到「一切法皆是佛法」或「即心即佛」即可體會大道。無需廣為解說；但對鈍根的人來說，那只是止住小孩子的啼哭而已。所以馬祖的第一個答案是對執著於「空相」的人，用肯定的方法說「即心即佛」，以此鼓勵學人，教他切莫向外馳求。

馬祖的第二個答案是對執著於「有相」的人，用否定的方法遣除學人對「心即是佛」的執著，告訴他「非心非佛」。

馬祖的第三個答案是遣除學人對於「空」、「有」法相上的一切執著。因為「非心非佛」還沒有離開「心」、「佛」的觀念，必須徹底地遣除。

馬祖的第四個答案是對於徹底了悟到「空有一如」的人，就教他保任內在的悟境，不要為外境所障，不要執著於法相文字概念上，應當從自己心中「體會大道」。

《金剛經》第八分，說：「所謂佛法

者，即非佛法。」世尊怕眾生一聽說般若
是諸佛之母，又執著於般若法相上，於是
又告訴須菩提說：「所謂佛法者，即非佛
法。」意思是說：般若只是一種「假立空
名」，般若並非佛法，本來就沒有佛法可
言，不過借般若假名以開示眾生悟入佛之
知見，假名為佛法而已。

所謂「法無定法」即「佛法無定法」
的簡稱。佛說一切教法，其目的無非是在
開示眾生悟入佛之知見。在未悟入之前，
諸佛菩薩、祖師們都有種種善巧方便。禪
宗祖師們常以「法無定法」方式教化學
人。

為人犧牲的金絲雀與果蠅



從前到礦坑時，發現坑道隔不遠處，
就會掛著一個裝金絲雀的籠子，問了礦
工，才知道金絲雀是用來檢測瓦斯的。由
於金絲雀對瓦斯敏感，只要有一點點瓦
斯，牠就會躁動不安，驚慌叫喊，因為牠

的叫聲宏亮，可以提醒坑內的人注意，萬
一看到金絲雀倒地不起，就要準備逃生
了。那美麗可人、啼聲嘹亮的金絲雀，不
知道曾多少次犧牲自己的命，救出礦坑裏
的人呢！

在電視新聞裏，看到日本警方，搜索
奧姆真理教的總部，每一個小隊都帶著一
隻金絲雀，用來檢測毒氣。又讓人想起在
礦坑裏的情景，感到「眾生」正是「共生」，
與我們一起存活生長；只是很多人不能體
會瞭解罷了！

不只是金絲雀，台灣的農政單位，也
養了許多果蠅，用來檢測蔬果殘留的農
藥，即使在農藥驗劑非常科學化的今天，
果蠅依然是最方便、最經濟、最準確的檢
測方法。

【附註】

存在於世間的眾生，不論大小、形
貌、好壞，都有生存於地球的權利，也各
有不同的功能，都應得到人們的尊重。

如果以佛教「眾生平等，皆有佛性」、
「情與無情，同圓種智」的觀點來看，我

們和眾生的佛性根本無別，只是形貌上不
斷地轉換；那些有情有義的「畜牲」與無
情無義的「人類」，會在某一個時空中轉
換面貌；只可惜，很少有人能這樣深沉地
思惟呀！

酒 色 財 氣



北宋大文豪蘇東坡到大相國寺拜訪
他的好友佛印和尚，恰值佛印外出，蘇東
坡就在禪房住下。無意中看到了禪房牆壁
上留有一首佛印題的詩，其詩云：

「酒色財氣四堵牆，人人都在裡面藏；
誰能跳出圈外頭，不活百歲壽也長。」

蘇東坡看後，另有所思，就提起筆
來，在佛印的詩旁邊附和了一首，他寫的
是：

「飲酒不醉是英豪，戀色不迷最為高；
不義之財不可取，有氣不生氣自消。」

寫完後，蘇東坡次日就離去了。又一
日，宋神宗趙顥在王安石的陪同下，來到

大相國寺遊覽，他們看到了佛印和蘇東坡的題詩，感到頗有趣，神宗就對王安石說：

「愛卿，你何不和一首？」

王安石何等高才，他隨即應命，揮毫潑墨，寫道：

「無酒不成禮儀，無色路斷人稀；
無財民不奮發，無氣國無生機。」

宋神宗大為讚賞，也乘興題寫了一首，他寫的是：

「酒助禮樂社稷康，色育生靈重綱常；
財足糧豐家國盛，氣凝太極定陰陽。」

【附註】

這是一組關於「酒、色、財、氣」妙趣橫生的詩，由於作詩的人所處的立場和格局不同，對於同樣的酒色財氣四種事物，也就產生了截然不同的評價。

佛印和尚的詩從證悟佛家之空性來談，提倡完全和酒色財氣絕緣，出離世間，是佛家的出世思路，是內聖之法門。蘇東坡的詩，強調對待酒色財氣的關鍵，是把握適度的中庸之道。是從儒家個人修

身方面來談，也屬於內聖之法。

王安石和宋神宗，則從酒色財氣，對國家社稷的正面作用方面來談，肯定了酒色財氣中，所蘊含的積極因素，一個是賢相的眼界，一個是王者的格局。

這就是一人一把號，各吹各的調；一人一道，認知不同，感受不同。所以萬事萬物沒有絕對的「對」或「錯」，只是我們所處的情境不同，所衍生出來的心境亦有所差異而已。

誌公塔

有一天，梁武帝問寶誌禪師說：

「我的壽命還有多少呢？」

寶誌禪師回答說：

「等我圓寂之後，你會為我造個塔，什麼時候這個塔，坍塌損壞了，就是你壽命到了的時候！」

後來寶誌禪師往生了，梁武帝在鍾山為他蓋了「開善精舍」，後來改稱為「靈

谷寺」，也幫他造了個「誌公塔」。原本寶誌禪師的「誌公塔」是木造的，後來梁武帝一想到塔倒了之後他便要往生的預言，於是就把木塔拆下，改造一個堅固的石塔。沒想到，正當梁武帝把這個木塔拆了，要造石塔的時候，侯景就造反了。把他抓住，圈到臺城裏頭，在那裏餓死了。為什麼他會餓死呢？他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怎麼還會餓死呢？這是他始料所不及的。

【附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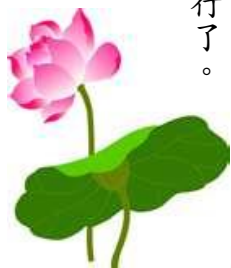
據說：梁武帝在因地修道的時候，有一隻很調皮，也很通人性的猴子，他不入定時，牠不麻煩他；他剛剛一入定，牠就弄出一個什麼動靜，把他擾亂得不能入定。這猴子大概是怕他睡著了不念經，所以就給他做一個巡香的人；怕他睡著了不修行，就把他弄醒，令他不能入定。

這個老修行心裏覺得很不高興的：「這猴子真是討厭！」於是就把這猴子圈到旁邊的洞裏。圈到洞裏，也不過是想讓牠一時不麻煩他；想不到這回猴子不來麻

煩他，不來叫他，他就入定了很多天。等他一出定的時候，想起猴子還在洞裏圈著呢，就去把洞門的石頭移開一看，這猴子已經餓死了。因為這樣，這猴子死的時候瞋恨心很重的，說：

「你這個老修行，心裏這麼狠！這麼毒！把我餓死。我將來一定要報仇！」

因為這個老修行已經有一些功夫，所以圓寂之後雖然還沒修成，來生就做了皇帝——也就是梁武帝蕭衍。蕭衍做了皇帝，怎麼樣也想不到就有一個人來造反，造反的人就叫侯景；他把猴子堵死到洞裏，侯景造反也就是要來報他餓死猴子的仇恨，所以也把他圈到臺城裏餓死了。這是報應循環，絲毫不錯的；這種事情都是陰錯陽差，不期然而然，預想不到的。其實這都是給我們說法，這是一部活經，令我們世人看見這種境界，就能有一種反省，就諸惡不作，眾善奉行了。



遠離誘惑

紀曉嵐《閱微草堂筆記》中講了這樣一則故事：

有一個浙江的僧人立志精進修行，發誓不懼艱難困苦一定要修成，他從未好好躺下睡過一覺，都是在禪榻上坐著睡一會兒，醒來後抓緊時間繼續苦修。

一天夜裡，有一個美豔的女子來到浙僧身邊，浙僧知道是魔，就閉目打坐，對她的挑逗不見不聽。豔女使出各種妖媚的手段來誘惑浙僧，但是因為浙僧心正，豔女始終不能靠近禪榻。後來每天夜裡豔女都來，無論她使出什麼手段，始終不能使浙僧起一念。豔女技窮，站得離浙僧很遠的地方說：

「法師的定力這麼高，我實在是該斷絕妄想。您現在的境界在忉利天的天人境界，知道近我一定會敗道，所以視我如虎狼；如果您努力達到了非非想天的境界，那麼即使柔肌著體，您也會如抱冰雪般沒感覺；看見媚姿，如見塵土，不會為色相

動心；如果修行到了四禪天的境界，那麼花自照鏡，鏡不知花；月自映水，水不知月，已經脫離了色相；再到諸菩薩天，則花亦無花，鏡亦無鏡，月亦無月，水亦無水，乃無色之相，無離不離，為自在神通，不可思議。法師如果敢容我靠近，而真空不染，那麼我就會像摩登伽女那樣一心皈依。」

浙僧揣度自己的道力足以勝魔，坦然答應了。豔女得以靠近偎倚撫摸，最終毀了浙僧的戒體。浙僧懊喪後悔不已，失意鬱鬱而死。

【附註】

紀曉嵐評：「磨而不磷，涅而不緇」，只有聖人能做到，大賢以下都做不到。

（注：出自孔丘《論語·陽貨》，譯為：磨了以後不變薄，染了以後不變黑。比喻意志堅定的人不會受環境的影響。）

這個浙僧中了魔女的激將之計，於是開門迎盜。天下自負自己的能力，於是敢做人所不敢做的事，最終潰敗毀壞自己，都是像浙僧這樣的啊！

切莫自恃定力足，或欲自試定力足否，須知一念之差，萬劫莫贖。不要去考驗自己的定力，要遠離誘惑！

聯想到「青蛇」這部電影，電影中青蛇去誘惑法海，法海對於自己的定力十分自負，不但接受青蛇的挑戰，還想利用青蛇當修練定力的工具，最後卻失敗因而惱怒。

另外，也像有些人誤交損友，看朋友吸毒，自以為自己定力好，不過是吸個幾口而已不會上癮，但通常這樣的人最後都敗在太過於自負。

在誘惑的面前，人非聖賢常會難以把持自己，不要自以為自己的定力夠強，自制力夠好，誘惑就像滴水穿石，一點一點地侵襲腐蝕，人就在不知不覺中被腐蝕了。而看完故事再反觀現實，現今，有些年輕人會覺得辦信用卡很拉風、很便利，不但將信用卡當成是一種理財工具，還可以享受到許多的優惠與贈品。但卻沒去評估過自己的自制力。當自己擁有那麼便利的工具時，自己是否有足夠的自制力來管

控？

人，若沒有自制力，或高估了自己的自制力，擁有愈便利的東西反而會為自己帶來愈大的危機，就像有些人能用信用卡為自己省下很多錢，但有些人卻因為信用卡而使自己成為卡奴。同樣的工具，但卻因為個人自制力不足、或使用不當，造成自己無法負擔便利後所帶來的債務問題。

饕餮與蝮蛇



中國古代傳說中，有一種怪獸，叫「饕餮」，牠沒有身體，只有一個巨大的頭和一張碩大的嘴。牠十分貪吃，逮著什麼就吃什麼。由於吃得太多，最後被撐死了。而「蝮蛇」又是一種愛背東西的小蟲，爬行時只要遇到東西，就都抓取過來背上。東西越背越重，即使非常勞累也不停止。這種小蟲還喜歡往高處爬，再苦再累也不肯停下來，最終筋疲力盡，跌倒摔死在地上。

放眼望去，在當今社會的各個角落，

像饕餮與蝮蛇這樣被撐死和累死的人，還真不少哩！我們知道，畫國畫要講究「留白」，在沒有筆墨的地方，顯水天之空靈，凸畫意之深遠，謂之「留白天地寬」。人生也需要留白，有些胸懷大志，心憂天下的人，為了珍惜人生的光陰，習慣於將每天的行程安排得滿滿的，左手與右手不停地勞作，左腳與右腳不停地奔波，即使再累，也得支撐著。（饕餮，音ㄊㄠ ㄊㄨㄛˋ；蝮蛇，音ㄈㄨˋ ㄙㄨㄛˊ。）

【附註】

任何事情都講究適度的原則，因此，對於事物不可過分執著；淡泊名利的思想固然好，但過分輕視世間的功名利祿，就會被人誤會缺乏匡世救人的精神，這時就會被社會大眾所唾棄。因此，我們要做到勤於事業，但不能使自己心力交瘁；淡泊名利，但不能忘記社會責任。

世事多艱難，沒有幾件事可以簡單、順利地辦理。我們想要成辦事情，就需要具備「折中」的態度。那些懷著滿腔理想主義、對生活沒有一絲一毫妥協的人，是很難成辦事情的；「折中」二字可使我們在生活中受益良多。所以《菜根譚》告訴我們：「憂勤是美德，太苦則無以適性怡情；澹泊是高風，太枯則無以濟人利物。」



(圖片引用自網路：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蜈蚣+注音>)

觀世音菩薩廣大靈感故事之一

在《楞嚴經》「耳根圓通」的章節中，觀世音菩薩詳述了自己修學耳根圓通的經過，並告知與會大眾所成就「三十二應身」隨緣度化眾生的功德，並能給與眾生

「十四種無畏施」，及「四種不可思議無作妙德」。

所謂修習「觀音法門」，指的就是誦念《觀世音菩薩普門品》，或稱念「南無觀世音菩薩」聖號，或受持觀世音菩薩的大悲咒、六字大明咒等咒，或「參誰念南無觀世音菩薩？」……等。會性法師在講述《楞嚴經》的「耳根圓通」時，舉了很多修習觀音菩薩法門而獲得靈感的例子：

故事一：

明末清初時，天下大亂。有一位專修觀音法門的程伯麟，他與十六個家人，生活在亂世中。有一天他睡到半夜，菩薩在夢中告訴他：

「你家裡十六個人都沒有事，而你前世殺過王麻子，今生應還他命債，我救不了你，你速把家人支開，只有你自己一人留在家中，等候賊頭王麻子到來。」

程伯麟從夢中驚醒，連呼菩薩大慈大悲救救我啊！他於是趕快將家人安頓在親友家，獨自留在家中佛堂，並拼命稱念觀世音菩薩聖號，等候王麻子到來。

當天早上果然來了很多土匪，直接闖入他家。佛堂大門一打開，看到進來一個高頭大馬的人。程伯麟就大聲問他：

「你是王麻子嗎？」

賊首頓時感到很驚訝！竟然有人知道自己的小名！於是大聲問程伯麟：

「你怎麼知道我的名字呢？」

程伯麟就把昨天晚上觀世音菩薩在夢中的指示告訴賊首：

「菩薩說我前生殺了你二十六刀，今生應當還你二十六刀，抵償命債。」

賊首竟然說：「你前生殺了我二十六刀，今生要還我二十六刀，那將來你又要來殺我二十六刀，這樣冤冤相報什麼時候會了呢？算了吧！我不殺你了！」

程伯麟哀求賊首：「你殺我吧！你不殺我，我怎麼還你的命債呢？」

賊首說：「你跪在菩薩前，我用刀背輕拍你二十六下，就算你賠償我命債了！我們這樣解冤釋結了吧！」

王麻子完事後，兩人一同跪菩薩前，稟告訴菩薩：

「我們兩人從此解冤釋結，再也不要互相殺來殺去了。」

這就是觀世音菩薩度化眾生的善巧方便！程伯麟一看到賊首進來，就大聲叫出王麻子的姓名，先讓賊首驚訝！而王麻子則說他看到佛堂上供的觀世音菩薩像放光，內心特別受到感動！如〈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說：「念彼觀音力，咸即起慈心。」菩薩的大慈悲力、大善巧方便、威神之力真是不可思議！

故事二：

《高僧傳》中記載：宋朝時有位出家人名叫子英，字號覺印，跟圓通法秀禪師出家。他本來很鈍根，雖然識字，但看書都記不得，因此法秀禪師要他一生專修觀音法門。經過十幾年精進用功後，有一天晚上在睡夢中看見白衣大士，用琉璃杯裝了一杯水遞給他，並對他說：「你把這杯水喝下去，智慧就會開朗，煩惱就會消失了。」

覺印很恭敬地接下這杯水，在夢中把

它喝下去，頓時感覺全身清涼，有如甘露灌頂。他醒來後，感覺全身舒適愉快，從此所有經論過目不忘。後來也在圓通法秀禪師處參禪開悟。（法秀禪師到宋哲宗時，西元一〇九〇入滅。）

智慧是人人本具的，今生為何變得愚鈍了呢？是因為煩惱障、所知障、諸業障等重障，把智慧光明障蔽了，所以致使本具的智慧光明不能顯發出來。

【附註】

如果我們不知人生短暫、無常迅速，不能每天訂定功課，早晚專心勤念菩薩聖號，或修習選擇的固定功課，只有等災難來臨時，才趕快抱佛腳，可能就來不及了。因為個人的定業——一定要遭到業報的果報，是很難避免的！除非仰仗佛菩薩的慈悲救護，才得以化險為夷！凡愚的我們，想要離一切苦，得究竟樂，必定要老實用功才好！

普力金剛上師的墨寶：

百折不撓的
前進

如流水不停
精進不輟